

最·红·颜
ZUI HONG YAN

最红颜

巧
爷

谁是谁的猎物？谁又在谁的圈套之中？
我们终究逃不过命运的安排，在虐与被虐间，
我们相爱了。

下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最 紅 顏

巧

爺

作品

下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红颜 / 巧爷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399-5796-8

I. ①最. II. ①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8616 号

书 名 最红颜

著 者 巧 爷

责 任 编 辑 胡 泊

特 约 编 辑 李书秀

装 帧 设 计 天下装帧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通联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2

字 数 360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796-8

定 价 49.80 元(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卷 谁主江山

第十二章	阴谋	2
第十三章	出使	39
第十四章	放手	57
第十五章	约定	78
第十六章	夺位	117
第十七章	登基	147
第十八章	表态	165
第十九章	局外	183
第二十章	聚首	199

番外卷

李管家番外	天命难违	219
龙昱番外	只为你画地为牢	229
龙浩番外	步步皆殇	242
权寺番外	一注情深	246

第二卷





第十二章 阴谋

我认栽地坐起来，“没事，只是被当作色狼了。”自嘲地笑笑。

张赫之看见我面上的红印，顿时有些了然。“大人，虽然说是情非得已，但是这姑娘家的身子都被你看光了，扇个耳刮子算是轻的了。”

我鲜少看见张赫之如此玩世不恭的表情，不由顺着他的话问道：“那重的呢？”

“那要是重的，直接一脚踹了你的命根子！”说着，还瞄了瞄我的下腹。

我顿时有些尴尬，转向元媛，“之前实在是情非得已得罪了郡主，在下郑重向您道歉！”

“大人，你又何必那么酸呢？”张赫之插嘴道，“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直接娶了元郡主不是皆大欢喜的事嘛！”

我看向元媛，她螓首微低，惨白的双颊泛起一丝绯红。

“我……我……”我有口难言，“少胡说八道，讲些不着边际的话，赶紧驾车吧！”我推搪着把张赫之往车门外送。

“大人，你怎么跟姑娘家一样害臊？”张赫之继续道，“大家都知道大人对上官玉姑娘有情，那便一同娶了嘛，极尽齐人之福。”

我一下子被张赫之的话给噎住了，一阵狂咳。

“张大哥，你就不要取笑元媛了。范大人讲得很清楚，他并不是有意占元媛的便宜。”元媛努力支起身子，“如今的元媛实在配不上范大人。”

“元媛，张赫之赶得及时，什么也没发生。”我赶紧解释道。

元媛并不搭话，只静静地闭上眼睛。

张赫之转过车门，马车又开始飞驰起来。

我佯装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实在是有些尴尬。

“大人，你不必对元媛心存愧疚，追随大人而来原就是我自愿的。”元媛缓缓地道。

我在她面前变得格外口拙，不知道该做何解释。“元媛，你是个好女子，是我没有这个福分。”这样的语气再诚恳，听来都是虚伪的。

几天下来，权寺多半都在昏睡，而元媛相对好些，但是就算醒着，她也通常闭着眼睛，不言不语。

我们到达京城是在清晨，当时权寺正在昏睡，我们便寻了一间客栈住下。

“两间上房。”我吩咐。自从元媛清醒之后便有意疏远我，虽然她所中的毒似乎没有加重的迹象，但却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死气沉沉的。虽然我心里对她的做法有些堵得慌，但自己又不能娶了她，难道还能要求她把自己当成好朋友吗？

四个人，两个身中剧毒。

我们在那乡野客栈住下了。很自然的，我照顾元媛，而张赫之照顾权寺。

“权少侠，你可知当日跟随着阿宝黛公主的碧纾敏医官还安好？”我郑重其事地对权寺道。

权寺知道我不愿让人知道身份，于是配合道：“先皇在世之时就把醉竹院送给阿宝黛公主身边的那些亲人了，新皇继位后还破格录用碧纾敏为太医院工作。”权寺一直靠着一种丹药续命，但是依旧一日比一日昏睡的时间长。

“好好休息。”说着，我整理好衣服，前往醉竹院。

醉竹院还是没有变——里扎！碧纾敏！我心潮澎湃，踏步走去。

“来者何人？”门前的守卫将我拦下。

我顿时恍然，如今的我已经不是阿宝黛了，对里扎来说，我不过是个陌生人罢了。

“请两位大哥代为通传。在下家中有两位身中剧毒的病患，此时危在旦



夕,还请碧纾敏医官能不吝相救!”我诚恳地一抱拳,顺便将怀里的银子塞到守卫手中。

那守卫掂量着银子,顿时态度不复先前的傲慢,“你且等着。”

碧纾敏还是同原来一个样,面上冷若冰霜,实际上心地却是极好的,虽然一路上一言不发,但终究还是什么也没问就随着我去救人了。

见着昔日熟悉的面孔,我强压下心里的激动,几次想询问里扎的近况,终究还是缄口不言。

“无孔不入?”碧纾敏认真地看着权寺的伤口。

看来我一直不了解碧纾敏的医术,元媛幼年之时跟她学习过医术尚且能知道“无孔不入”,更何况是碧纾敏本人呢?心里升腾起一股希望。

“‘无孔不入’是专门为武功高强者研制的,对没有功夫的人来说,要根治不是没有办法,但是眼下这位患者内力深厚,怕是就算治好了也会武功尽失。”碧纾敏站起身来。

“什么!”我大骇,要权寺失去武功,那比要了他的命还残忍。这才是叶一聪的意图吗?

“我想这位公子一早就做好了选择。”碧纾敏道。

我疑惑地盯着权寺。

碧纾敏继续解释道:“他近来一直服用化功散来减缓毒素在体内的扩散,若不是及时化功,哪里能撑到现在!”

我跌坐在一旁,“张赫之,麻烦你领着医官去隔壁看看元媛。”

权寺,你这样选择是因为我吗?

我静静地坐在权寺身边,手不自觉地抚着他的满头银丝。一路上我还只怕毒发,时不时劝你吃“化功散”——那个会让你一点一点流逝掉自己功力的东西。而你终是抵不住我眼里的忧思,却又不愿向我吐露真相,含着苍白的笑靥,服下了“化功散”。我怎么会对你的无奈一无所觉呢?我怎么能?

一直以来我带给你的都是厄运,若是不曾遇到我,我想你还能挥舞着紫霄剑创意江湖。但是现在,因为我,你连最引以为傲的武功也要失去了吗?

“阿宝黛。”满头银丝散落在床榻上,更是衬得权寺面色如纸。他吃力地

抬起布满老茧的手，“你哭了？”

我握住权寺的大手，痛惜地盯着他虎口处的厚茧，“我一定要治好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权寺虚弱地笑了，满脸无所谓的样子道：“若这是你活过来的代价——阿宝黛，我觉得还是上天厚待我了。”

“权寺，你说，你说，一定有办法的！”我捂着耳朵吼道。

权寺故作伤痛地看着我，无辜的眼神如麋鹿般纯澈，“阿宝黛，你是担心我没了武功会成为你的累赘吗？”

虽然知道他不过是在安慰我，我还是俯下身，蜻蜓点水般滑过他的唇，“不会。以后换我保护你。”

权寺吃力地牵动唇角，不多时，他强撑着的眼睑满足地阖上了。

碧纾敏虽然说能治，但却不好治。除了每天要一个时辰的施针治疗，内服的药草也来之不易。每天清晨，碧纾敏总是带着背篓去采药。她不留宿，除了必要的话，她不会多开口说一句。因为跟元媛算是认识，相较我们等人总要亲厚些，我心里颇不是滋味。

过了几天，担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权寺和元媛体内的毒素已经控制住了，我便放心地去寻李峰。

当我看见李府外门楣之上挂着大写着“奠”字的花白灯笼时，不由得心头一紧，那位敢于殿前直谏的耿直老人形象清晰地跳动在我的脑海里。我匆匆上前相询，“请问李府是何人丧？”

门前的随从身着丧服，个个面露哀色，“李大人的义子——君钰，君大人。”

“什么！”我急急抓住那人的袖子，“你说君钰？他怎么会死呢？”那个摇头晃脑，时而迂腐、时而精明的书生，那个在竹林里掀我巴掌要我振作的朋友！

“君大人一介文弱书生，圣上却以一纸诏书说他通敌卖国，于昨日在菜市口五马分尸！”那人面露哀戚，“可怜我们大人白发人送黑发人！”

“三小爷到！”一阵吆喝，只见一个身着白衫的男子手中持一把金灿灿



的算盘，风度翩翩地绕过我步入李府。

此人竟是小三！若是他还承我的情，那他还能继续为我所用。这样想着，我跟上去，“这位公子请留步！”

小三本已经踏进李府的门停了下来，微微皱眉，“阁下若是有事，请明日再寻温某。今日是温某合伙人的祭日，恕温某不谈公事。”

“在下也并非不识大体之人，只是阿宝黛托在下替她拜祭君公子，正巧遇到久负盛名的三小爷……”

在听到“阿宝黛”三个字之时，小三眸光一闪，阻止了我继续说下去。“这位小兄弟，如此，我们便一同进去吧！”说着，做了个请的姿势。

我一甩袖子，了然地走在前面。

“主子现在何处？”小三面上洋溢着和煦的笑容，但是语气里却透露出焦急。

“阿宝黛若是知道今时今日的三小爷还不忘她的恩情，定会感动不已。”我面无波澜地道。

“主子对在下有知遇之恩。若是没有主子，自然也不会有什么三小爷。”小三诚恳地道。

“阿宝黛死里逃生，但是她不会再回京城这是非之地。”我思忖着，若是要利用小三在京城势力，那阿宝黛岂能撒手人寰？一个死人的作用有限，若是小三知道阿宝黛死了，那我的一面之词又如何让他信服？

小三点了点头，“主子的确不应该回来。若是她回来，新皇又岂会放过她。”

我赞同地轻哼了一声，“但是如今的局势却不是阿宝黛乐意看见的，所以她让我进京出仕，还先皇一个清明的晋隆。”

“先皇是个值得敬重的人。”小三眼里的惆怅一闪而过。我脑海里掠过布库娜没心没肺的笑靥。

“君钰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转移话题。

“君掌柜之死的内情春芳阁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小三沉声道，眼睛却定定地盯着我。

看来他还是不相信我，若是有人想到苏幕遮是阿宝黛经营的那还好说，但是绝对不会有人想到春芳阁也会是阿宝黛的囊中之物。

我眼里带笑，“小三果然如阿宝黛所说，谨慎异常。你总算是随了温绿，归入温姓。”我不急不缓地道。

小三见被拆穿，没有丝毫窘迫，只淡淡地道：“若是主子的吩咐，在下自当倾尽全力助公子一臂之力。只是现下在下连公子的身份都还未知，公子若有备而来，如何要在下相信公子所言？”

我淡淡一笑，“那依三小爷之言，要如何才肯相信？”

“很简单，主子亲笔书信一封。”小三耸了耸肩，“在此之前，恕在下不能为公子做任何事。”说着，走在了前面。

“在下范慧琴。”我朗声道，“若三小爷只是需要书信辨认笔迹的话，在下现在就能给你。只是这封信是阿宝黛写给李峰的推荐信，待李大人阅过之后，在下定当双手奉上！”

小三脚步一顿，“范公子，请！”

素白的灵堂内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块由白布盖得严实的牌位，李峰形容枯槁，双目凹陷，仿佛被人抽离了灵魂。他只微微朝着小三颌首，而我这个无名小卒直接被他无视了。

小三对着八仙桌上的牌位恭敬地鞠了三躬，眼角扫了我一眼，便走向一边，“李大人节哀。”

我眼睛酸涩，上前将刺目的白布揭开，不顾稀落的几个人的低呼。“都给我住口！若是皇上怪罪下来，我范慧琴一力承担！”我铿锵有力地搁下话来，静静地跪在君钰的牌位面前，心里为他默默哀悼，“君钰，你在世的时候没少算计我，而我，在你的灵堂前演上这样一出‘视死如归’的戏，你不会怪我吧？”

李峰见着我的举动，颇为动容，“公子实乃大无畏之人，老夫自愧弗如啊！”

我静静地跪在地上。其实今日能来拜祭的人也都是背着龙浩的，谁会多事去参上一本把自己也绕进去的奏折呢？再者，君钰乃是李峰的义子，按



照李峰的直性子怎么可能不拜祭呢？我相信龙浩对这件事的态度不会那般强硬，口中诚恳地道，“在下与君公子也算是旧识，深知他绝非叛国求荣之辈，在下定会尽力替他沉冤昭雪！”

李峰摇了摇头，“范公子，这事不是你能管的。你能不避嫌地来钰儿跟前上一炷香已是难得，不必再费心其他。”

难道君钰得罪了龙浩？我暗暗思忖，但是此刻更重要的是成功将自己举荐出去！

“李大人，此番在下到来本不知君公子遭此大劫。”我顿了顿，继续道，“在下是有要事与李大人共商！”说着，瞥了瞥四周的几个人。

“今日吊唁就到这里吧！各位请回！”李峰下起逐客令来毫不含糊。

“范公子请讲！”李峰淡淡地开口，“若是希望老夫举荐你的话就不必说了，老夫明日早朝就奏明圣上，告老还乡！”

“大人莫急，请先看看这个吧！”我将怀里的信笺恭敬地递给李峰。

李峰接过，脸色微变，他双手因为激动有些微微颤抖，“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当真还活着？！”

小三走上前去，“大人见过娘娘的字吗？”虽是无心一问，但却是暗暗提醒李峰。

我面色沉静，站在一边。

“是皇后娘娘！老夫曾向皇后娘娘讨教休养生息之法，娘娘在信里将其中几点详细地罗列了出来，这些除了娘娘不会有第二个人知晓。”李峰面色通红，激动得手舞足蹈。

小三听了，面上虽然还是一派平静，但是我却可以感受到他对我的那层心防已经脱落。

“范公子，既是皇后娘娘的意思，老夫自然不敢违背。但是老夫去意已决，待明日早朝，老夫定向皇上引荐你顶替老夫二品御台之职。”李峰不卑不亢地道。

“在下同大人虽然一见如故，但是并无血缘关系，皇上怎么也不会同意由在下顶替大人的官职的。”我皱眉。

“若是范公子不嫌弃，老夫就收你为义子，世袭老夫的二品御台岂非正好？”李峰眼里是难掩的愁苦。他为官四十余载，为国为民劳心劳力，但是却孑然一身，无妻无子，连个世袭自己官位的人都没有。好不容易遇到君钰这么个胸怀沟壑的才子，一心想着后继有人了，谁会想到有今日之祸？

“父亲受孩儿一拜！”我后退一步，郑重地跪在李峰面前。

李峰强颜欢笑，“起来吧！”

“父亲，您可能不知道，其实孩儿还有一件难事缠身。”我观察着李峰的神情，见他没表现出什么不耐，于是继续道，“孩儿还有一个身份，便是华阙军的首领——范文行。”

李峰胡子一抖，“以一万不到的乱民击败晋隆五万御林军的‘滨河之战’可是你指挥的？”

我点了点头，“正是在下。”

“好好！自古英雄出少年啊！”李峰欣慰地道，“皇后娘娘知人善用，她是我晋隆的福星啊！范公子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实在难以想象你如何在沙场上运筹帷幄？前些天京城一直在传，说华阙首领一袭儒衣，指挥若定，一举砍下了镇国大将军的首级，老夫还只当是市井传言。”

我心下一惊，这添油加醋的说法是谁传的？“在下取了朱晖儒的性命没错，但是在下却未砍下他的首级。”我面色沉静。

“朱氏一党定要皇上给他们一个交代不可，若是此刻你出仕，怕是凶险万分。”李峰沉声道。想着，他又问，“前方传来战报皆称华阙统领是晋隆叛徒范文行，范文行可是确有其人？”

我点了点头，“实不相瞒，我的范姓同范文行范家没有任何关系。”

“此话怎讲？”李峰显然看到了希望。

“柳春风因为一己私怨陷害范文行，而后者将之以军棍一百处决了。”我不急不缓地道，“而在下只是范慧琴，受阿宝黛之托，解救华阙于水深火热之中。”

“那朱晖儒确是你所杀？”李峰凝眸问道。

我点了点头，忽然明白了李峰的意图。



“柳春风既然能因为私怨陷害范文行，自然也能将杀害朱晖儒的罪名栽赃到范文行身上。”李峰慢悠悠地道。

“那依大人的意思是要我做范文行吗？”

“不，你还是范慧琴。”李峰摇了摇头，“能没有家底最好，省得以后落人口实。”

我还待发问，李峰继续道：“既然让柳春风背黑锅，那就不在乎多加一条罪名。”

“依大人的意思，是要我指控柳春风让我假扮范文行吗？”我接着猜测下去，“担忧后面的战事有所失利，留下个戴罪之人替他背黑锅。那柳春风杀朱晖儒的动机是什么呢？”

“这点范公子不必担忧。你初来京城，对京城的风云变幻可能还不清楚。”小三微微晃动着手中的金算盘，“前段时间这京城可热闹了一阵子。柳春风金榜题名当日，朱晖儒有心将自己的独女嫁给他，但是这柳春风却与一名叫上官玉的女子两情相悦。上官玉不远千里随柳春风入京。柳春风尚说是有情有义之人，于是婉拒了朱晖儒。”小三停了停，“朱晖儒放出话来，要柳春风在官场上寸步难行，谁若是启用柳春风就是和他朱氏一门作对。”

“如此甚好！”我淡淡一笑，故意忽略掉心里的一丝不安，“为了前程，柳春风乘乱杀了朱晖儒，嫁祸给范文行。”

不管我再怎么劝说，李峰对龙浩已经心灰意冷，去意已决。

如今的京城依旧繁华似锦，但是在我看来却无异于满目疮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依旧笑春风的桃花是不会有“人面不知何处去”的感慨的。

苏幕遮的装潢沿袭了昔日的传统，但是却多了些纸醉金迷，奢华较之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小三，温绿依旧执掌着春芳阁吗？”我随着他走进内室，也就是办公室。

小三笑得和煦，“温妈妈已经不管事了，春芳阁由傲雪在打理。”

“如今的春芳阁不单单是间青楼吧？”我悠闲地开口。适才小三曾说由春芳阁彻查君钰之死的内因，可想而知，春芳阁已经不单纯是一间妓院了。

小三握着算盘的手微微一抖，对我也不似方才那般随意，“春芳阁平日

接触的都是达官贵人，在下已将一些武林高手隐藏其中，可以说如今的春芳阁是晋隆最大的情报组织！”小三说着，眼里不自觉地现出一丝得色。

我不置可否，“依你的意思，春芳阁并非晋隆唯一的情报组织？”略有些失望地开口。

“范公子的意思是要春芳阁兼并了其他的情报组织？”小三的眼子泛起光彩。

“当然，春芳阁只是暗手，台面上你大可以操作出一家大的情报组织作为烟雾弹。”我随口道。

小三不无佩服地道：“范先生所言极是！”

短短几句话，我的地位就从公子上升到先生了，看来小三还是有待磨炼，不过毕竟只是个志学少年。

小三对商业的热忱可能是与生俱来，与他细细将情报组织的事情讲清楚已经是掌灯时分。

灯火通明的紫阳街两旁亮如白昼，熙熙攘攘的人流踩在细碎的灯火阑珊中，我不由怔怔发愣。

时候已然不早，我告别了小三，径自回了客栈。元媛的伤势已经没有什么大碍，相对的，我更担心权寺的安危。客栈里的人多已经熄灯就寝，我轻轻地推门进入权寺的房间，还想着怎么没上锁，下一秒我便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不是没功夫了吗？怎么身手还是如此敏捷？”我话出口，发觉权寺环住我的手臂一僵，顿觉失言，“会好的，权寺，一定还有办法的。”

权寺双臂更紧地环住我，“阿宝黛，我该知足了。”

“范慧琴。”我纠正，“以后我只是范慧琴。”说着，我又诧异地盯着权寺，“你怎么肯定我是阿宝黛呢？”

“若是以前我也会觉得匪夷所思，你说你叫范慧琴，我可是记得以前在百丈巷你就是用这个名字来应付糟老头的。记得出发前你叫的一句‘小色鬼’，我可是听得分明。当时只是心存疑虑，后来你将叶一聪错认为叶一琛，还问他为何还活着……”权寺慢悠悠地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慧能



大师曾经预言有一抹来自异时空的幽魂会作为一统天下的契机来到晋隆。”

“一统天下的契机？”我摇了摇头，“别的我管不了，也不想管，还晋隆一个太平盛世是我唯一的目标。”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陪着你。”

我靠着身后温暖的怀抱，知道他是我最为信赖的依靠。

第二日，我随着李峰一起走进皇宫——两年前，我费尽心思想要逃离的地方。

“有事启奏，无事退朝！”

龙浩斜靠在龙椅之上，扫视群臣。一袭布衣的我，在一群官服中格外扎眼，毫无意外的，龙浩游移的目光停在了我身上。

李峰出列，“启禀皇上，老臣有事启奏。”

“准奏。”龙浩兴味盎然地盯着李峰。

“早在前皇后娘娘早逝之后，臣多次向先帝禀明自己年事已高，不堪大任。先帝亲许老臣，若有朝一日找到能担任老臣之职的人，便准老臣还乡。”李峰不卑不亢地道。

“哦？”龙浩的目光又转到了我头上，“如今李爱卿可找到这样的人才了？”

“启禀皇上，吾儿才能在吾之上。”说着，将我推到了身前。

“草民范慧琴叩见皇上！”我跪地行礼。

“朕若是没有听错，李爱卿方才说此子乃爱卿之子？”龙浩并没有叫我站起来。

李峰点了点头，“回禀皇上，老臣已收范慧琴为义子，待老臣百年之后，李家的一切都将由他继承。”

“二品御台可是重职啊！”龙浩沉吟。

“皇上有所不知，此番统领华阀民众以一万歼五万御林军的就是眼前的范慧琴。”此言一出，我顿时感觉芒刺在背，原本默不作声的一些官员开始窃窃私语。

“请皇上还朱将军一个公道！”右侧的几个身着铠甲的壮硕男子单膝跪地，声如洪钟。

“范慧琴，你可知罪？”龙浩开口。

“草民不知。”

“大胆范慧琴，以你单薄的身子断是伤不了武功高强的朱将军的。”龙浩冷冷开口，“你给朕将幕后主使招出来！”

我了然一笑，“皇上圣明！草民确实统领了滨河之战，但是没有斩杀朱晖儒朱大将军。”

“你身为晋隆将领，却向敌军倒戈——范慧琴，你好大的胆子啊！”龙浩冷冷开口，“你背叛晋隆，乘夜逃脱，可是不服朕对你的处置？”

很显然，龙浩根本就没有记住范文行的名字。我正犹豫要不要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身份给解释一番，一个年轻的官员站了出来，“启禀皇上，臣有一惑。”

“宋爱卿但说无妨。”

“据前方传来的战报，皆称滨河一战是范文行指导的，而当日不服圣裁的亦是范文行。”我暗暗瞥了瞥“一脸正气”的男子宋邴，此人乃今年殿试的榜眼，目前在翰林院任编修一职。他瞪向我的目光分明带着鄙夷，“臣听闻范氏一门育有一儿一女，出任营官的为范文行，而家中还有一女乃是范慧琴！”

李峰顿时像是听到一个天大的笑话般哈哈大笑起来，“宋编修莫不是想说滨河之战朱将军是败于一女子之手？”

此言一出，大将马烨顿时嚯地站了起来，高大的身躯逼视宋邴，“宋编修，你以为上战场是开玩笑的事吗？我看你柔柔弱弱倒跟女子没什么两样。”

宋邴的身形自然不能同马烨相较。马烨一手揪着宋邴的衣襟，宋邴双脚被迫微微踮起，“在下的意思是决胜千里的当是范文行，而他的妹妹范慧琴此番回京是为了夺取战功。”

众人的眼睛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我顿时有被透视的压力。李峰却先行开了口，“众位，吾儿范慧琴非宋编修口中的范家人，他与京城范家毫无瓜葛，老夫以人格担保范慧琴是一真丈夫！”

